

我从田塍路上走来

张仿治

几阵春雨之后，春耕即将开始，纵横交错的田塍上又要出现农民兄弟们忙碌的身影了。

你知道田塍吗？田塍不是路，它只是分隔水田的条条土埂，但因为农民要在这上面行走，它便成了路，人们叫它田塍路。它也许是世上最小的路了。作为一名曾经的知青，我至今忘不了田塍路。多少年没走田塍了，常想着，如果现在再踩上去，不知还有没有当年的感觉。

走田塍是什么感觉呢？如果你不必劳作，如果那田塍还算宽，如果田塍上还长有野草开有野花，走在它上面颇有一点画意诗情。记得有一首台湾校园歌曲，歌名叫《乡间小路》，是这样唱的：“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 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。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 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……”于是，面对此情此景，“多少落寞惆怅，都随晚风飘散， 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”。歌写得真美，似乎乡间的田塍是个浪漫的所在。可是我印象中的田塍，却不曾有过这种感觉。

我刚插队时正值春耕。第一次走上田塍，的确很是喜欢，虽然那时并不知道有《乡间小路》这首歌，更没去注意什么“蓝天”“夕阳”“云彩”。我只是觉得，赤脚踩下去，田塍上的土有点沁人的温柔感，田塍上的草有股特有的芳香味，特别是，田塍两旁的紫云英开满了耀眼的小紫花，行走在这花海中，五官都快用不过来了，哪里还会“落寞惆怅”？

但是过不了几天，当田里割掉了紫云英，当把一畍又一畍的大田翻耕、灌水、耙平，要开始插秧时，我眼中的田塍完全不一样了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《插田歌》里写的“田塍望如线，白水光参差”，应该就是描绘了这时的情景。是的，闪着白水光的田中间的那条窄窄的田塍，经过好几天的人踩牛路，原先就算长有再多的草，也早踩完了，它不但光溜溜，而且总是湿漉漉的。这又窄又滑的土埂，老农们能够稳稳地在这上面行走，但作为知青的我，走上去就摇摇晃晃，像是走钢丝。前几天初走田塍时的欣喜一扫而空。我挑着土笕担，一走上这田塍，脑子里想的只是走稳、走稳。是啊，谁愿意滑倒在水田里洗冷水澡让人笑话呢？其实，就算不滑倒，单这扭秧歌似的姿势，也

足以让田里插秧的姑娘们窃笑了。于是农民师傅就教我们，走路时把大脚趾弓起来往泥土中插，能起到防滑的作用。我们照样做了，确实有一定的效果，但还是不能保险，并且一天下来，大脚趾会酸到发痛。

土笕担里是重一百多斤的秧苗，我们挑着它，赤着脚在“如线”的田塍上歪歪扭扭跌跌撞撞，到了正在插秧的田边，将一个个秧把抛向水田中。好容易把一担秧扔完，土笕担空了，心里和肩上是同样的轻松。当然，回到秧田里挑起另一担秧，又得再次鼓起勇气走上田塍。好在心里毕竟有一个希望：队长说过，春插不会过立夏关，掰着指头，没剩几天了，坚持到底就是胜利！

春插结束就要耘田。耘田不算苦活，但它的滋味不好受。人跪在田水中，锋利的稻叶轻轻地锯割着大腿，腿上交织着红红的细痕，说不出

是痒还是痛。双手满是泥浆水，腰酸了不能捶，额上有汗了不能擦，只能忍着、再忍着。这时，脑海中闪过陈涉当年的“辍耕之垄上”。他这“垄上”，应该就是“田塍”吧。于是，心里就想早点“之垄上”。好不容易到了田塍，在冷水里浸了许久的双膝似乎有点软，一时里居然站不稳。等站稳了，摘下紧叮在腿肚上的几条蚂蟥，再回看跪在田里还没耘到田塍的同伴，就难免有点优越感；反过来，当许多人已经站在田塍上，既热情又得意地向尚跪伏在田水中的人喊“加油”时，作为被检阅者的我，便不免垂头丧气了。不知是不是针对我们知青的心理，有时，被大家称为“大哥”的队长会带头唱歌，然后就让同样跪伏在田里的农人们一个接一个唱下去，说来也奇怪，当这走调了的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”“都有一颗红亮的心”在田间响起时，跪行在田



梯田入云天

钱钢 摄

两本书

和 风

轻按、后重按，模拟出飞机由远及近的声音，声称帝国主义的飞机要来轰炸了，让同学们齐声高喊“备战、备战为人民……”

我们的青年时代，军人备受崇拜，瘦削的樊百强脸上棱角分明，符合我心中刚毅、坚强的军人形象。我在松陵小学做代课老师期间，经常看到他吸着劣质烟，埋头看书，模样就像一尊雕塑。我想，他在一定程度上熏陶了我的阅读兴趣。那年代，新华书店鲁迅的书很多，一排一排耸立在显眼的位置。但像我这样没有收入的人，逛书店大抵也就过把眼瘾。今天，当我重新翻开这两本书，发现在内页那些富有哲理的句子下，我用钢笔、铅笔画了杠杠，还在不少生僻字，如

“刈、蠡、遄、弼”等上面画了圈，我甚至用歪歪扭扭的文字，在某篇文章后面写了几句心得。可见，当年的我是认真看过这两本书的。后来我买了一套《鲁迅全集》，还有曹聚仁的《鲁迅评传》等书。至今，我仍想不起这两本鲁迅著作怎么会落在我的手里。是樊百强借我的，我忘记了归还？我推测，兴许是樊百强送我的，因为在松陵小学代课不久，家兄支工，我去了距家一百多公里的宁波洪塘荪湖。这两本书可能是樊百强临别时送我的礼物。

《热风》中的好多杂文，读起来费力，鲁迅先生对旧社会的冷嘲热讽，我当时一知半解，倒是文中的另一些句子，如“什么是路？就

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，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”，“不满是向上的车轮，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，向人道前进”等等，牢牢记住了。在《野草》中读到书中第一篇散文《秋夜》，“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”，我感觉到先生内心平和的一面，写得真是妙趣横生啊。另外，《影的告别》中的几段文字，至今我仍能背诵。

因为读了这两本书，我在插队的知青朋友中谈起鲁迅，貌似有“学问”，干完“双抢”、秋收和次年的春播后，大队安排我去当地的“红湖小学”当老师，直到离开荪湖。那天我在小学同学微信群中询问樊百强的现状。不一会儿，有人回复我：“樊百强老师参加过军，在松陵小学教过书，后来听说去了供销社工作……”世事如白云苍狗，很多人很多事已消融成生命的泡沫，但樊百强和这两本书，深深影响了我。今天忆及，心里充满亲切和感激。

与故乡相遇

张文波

除夕夜，爬上房顶，猎户座高悬在东南方向的上空，天狼星在左下方闪耀。

爬上爬下，五十张十张，鼓捣半夜，母亲嗔道：“这是职业病。”

星座东升西沉。我从二十八星宿中，找到了参宿一、参宿二、参宿三，它们是猎户腰带上三颗相连的星。

古语说，“三星高照，新年来到。”“三星”就是指参宿的这三颗星。当晚八点钟左右，三星高挂故乡南天，正是中国春节之时。

小时候，经常看见那些大红对联，贴在门框或者门心上，其中有一副是“喜三星在户，庆五世其昌”，寄寓着世世代代古老朴素的念想。

追根溯源，上溯到《诗经》。“绸缪束薪，三星在天。今夕何夕？见此良人！”这首《国风·唐风·绸缪》，描述的是年轻男女洞房花烛夜的欢愉

水中的我，的确会忘掉快点“之垄上”的念头。

春耕夏熟秋收，田塍总是我们辛苦的起点。但在这些农忙季节，田塍也常让我们投去期盼的目光。早出晚归的农民，在上午九点多的“早半晌”和下午三点多的“点心时”，是要补充食物的，于是，每当肚子“咕咕”作响时，生产队的后勤人员就送来了“点心饭”。试想想，直起腰，走上田塍，在混浊的田水中洗一下手，往大水桶里舀一竹瓢凉开水灌下肚，蹲在田塍上咬一口从队长手里接过的“水塔糕”，这世上还有什么更诱人的美味？咬“水塔糕”的人高高低低参差差地蹲满一田塍，这又是一幅何等动人的油画？而且，无论是哪个季节，无论做什么活儿，每当收工时，嘻嘻哈哈的笑语声夹着牛哞声，男男女女的身影映在夕晖中，田塍上那一行长长的剪影，与远处农家屋顶上飘着的缕缕炊烟互相映衬，那更是一幅极美的图画。

可是，你不要以为这收工的画面，同《乡间小路》的歌词相似。歌曲中人和真正的农民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，和我们这些知青的心境也是不同的。而我们，就这样从田塍路上，一步步，百感交集地走了过来。

荒屿山的故事

卢纪芬

宁静的居家生活并不空虚，足不出户，有赖微信享受山水风光，倒也神清气爽。日前，看到“荒屿山静修庵”图片，陡地，心神赶往出生之地，走进七十年前的童年。

大墙门里住了四户人家，渔事、农事一年忙到头，真正空闲的日子唯有正月初一。传统习俗非常严格，初一上午女人不可扫地、洗衣；男人不可挑水、荷锄。全家穿上新衣新鞋，天微明团团圆圆吃过汤果，小孩子结群玩耍，嫂嫂婶婶大姐姐们都想去拜菩萨许心愿。喜欢去荒屿山岩洞观光进香的人，也蛮多的。

那年我九岁，祖母说，这条路不好走，待到明年正月初一，你就可以跟着她们去荒屿山了。其实，关于此山的情况我已经熟悉。因为，坐在祖堂前晒太阳的阿太阿公们，有各种各样讲不完的故事，包括荒屿山的故事。纵然没去实地游览，此海此山早已了然于胸：空旷、荒凉、古老。

阿公讲，三座不大也不小的荒屿山，三百多年前还浸在海水里。那时候我村的第一代祖先正年轻，从大山深处迁徙到此，筑房舍在半山腰，山下就是东海象山港的一湾浅海。

海上潮起，轰隆隆拍在山下，浪花如雪飞上山崖，打湿柴门篱笆。年轻人放下锄头，提起竹篓网兜，下山入海，边游边捕捞。

海面上汇聚了邻村邻畚的打鱼人，同行皆兄弟，作业好伙伴。游不多远，前面是一丛礁石山。大家驻足观望——此山水汽迷蒙，烟霞几重，周围风浪发出嗡嗡声，顿时给人一种“此处不宜打鱼”的感觉。于是赶紧避开礁山，往别的地方游去。

“小水潮头”那些日子，礁石山一改往日容颜，阳光下山头清朗，礁石错落，巨岩如云朵凌空高悬。其中一面山岩上，一扇高大如牌楼的天然石洞门兀立，门内潮流呈鱼鳞状，静静流淌。大伙儿惊诧，这是谁的洞府？

阿公讲到这里，孩子们个个瞪大眼睛欲听下文。阿公呵呵笑了起来：这是三百年前的事情啰，一代代传下来的，就是故事。转眼到了中秋节。夜赏星月

明媚安谧，清晨出海晴空万里。孰料，到洋面不久就翻起乌云，风急浪高，天光失色，风暴来了！

身在海中的人都明白，逃回吞去已来不及。汪洋无边无岸，不远处唯有这丛礁石山。无论如何，游过去再说。游到离山还有一丈远，风浪明显减弱。在背风半边山脚下，已无险情。这时，谁都想到了：咱就悠在山脚潮水中吧，不必爬上山去。躲到退潮，风浪自息，就可回家了。今天能保全性命真要谢谢礁山。到底是山，方可挡住狂风恶浪。

忽觉腿部有鱼滑过，顺手捉来，是条半斤重的小黄鱼。你也捉他捉。哦，原来这群鱼儿也是来此避难的。捉到退潮，每人的鱼篓都沉甸甸了。

此后，每逢出海，无论大人小孩，必定合掌遥拜礁山；礁石山依然是平安山，阿拉拜拜依。为了统一称呼，给礁山起了个大号：荒屿山。那个山洞就叫岩洞。

也是定数到了，过了百余年，村村畚畚联合筑海塘，变浅海为农田。海堤的一头连接荒屿山。海塘完工之日，便是荒屿山“上岸”之时。

终于，在第二年正月初一清晨，我跟着邻居拜谒了荒屿山。当时，距此山“上岸”又过去百余年。三座海中荒屿仿佛入乡随俗，遍生青翠灌木，与海塘一起站在海岸线上，背后是大片的稻田、棉地、晒盐场。

我呆呆地站在海塘一角，塘外怒潮轰鸣，塘上岩石嶙峋。山前三间简易小屋，一老伯好像在打柴。穿过房屋就是岩洞（外地游客称为“静修洞”），迎面一尊石雕小菩萨。我才十岁，不认识为啥菩萨。后面洞壁没来由地滴落一缕清泉，真是稀奇。

“上岸”后的荒屿山依然荒凉、冷清。彼时我还不懂荒凉也是一种美。想起这山曾经庇佑过我的打鱼先辈，一股杀气涌上心头，不由自主地叩拜。

听说近年又筑起一道海塘，接头在大洋面的黄牛礁上。这让荒屿山再次改变了环境——处于田野的中间了，看了照片，似已成为旅游景点。很想再次去拜谒荒屿山。

咏小精灵

戴霖军

蜗牛

柔肩偏敢负昆仑，蜗蝼未辟晨与昏。

腹足犹怀千里志，纵然踏石也留痕。

变色龙

淡妆眨眼又浓妆，低事高攀顾自忙。

冰得春风忘暑至，世间谁与论炎凉。

蚊子

羽翼长腿细蜂腰，昏晓殷勤慰寂寥。

不弃不离哼小曲，半明半暗送红包。

七星瓢虫

纵横天下满经纶，北斗七星背在身。

蚜阵蚁群如卷席，丰登五谷一功臣。

天牛

道是牛从天上来，祸桑祸柳祸甘霖。

他年押向凌霄殿，冷看玉皇怎定裁。

蜈蚣

百足生来旷世雄，铁头双剑号天龙。

谁言五毒君居首，造福分明本草中。

叩头虫

铁甲披身意气稠，春畦夏垄自优游。

平生从未愁温饱，何必逢人总低头。

牛年春节在南方就地过年，虎年春节临近时，回山东老家的念头一直在心里盘旋。

2021年12月，新冠肺炎疫情袭击镇海。众志成城，封控、转移、清零，硬仗一场场打下来。镇海解封，春节就近了。

各地倡导就地过年，老家还回得去吗？

每天留意杭州、山东的疫情报告，形势渐趋平稳。向单位、学校做好报备，出发前完成核酸检测，满怀喜悦地踏上回乡之路。

归乡

我的老家在鲁西北平原，我出生的那个村庄与北方大地上的小村落一样，寒冬是萧索的，也是孕育的；旷野是土黄的，也是灰绿的。跨越1000多公里，进村的那一刻，看见村牌。你一定不能想象，对于一个经历过因疫情封城的人来说，恐惧、变数和慌忙是怎样地左右着每一天。而在踏上故乡土地的那一刻，内心会是多么的庆幸和欣喜。

故乡的土地，给了我所有的灵感来源。

那些亘古的永恒，释放了巨大

存研究唐诗的经典著作，按初唐、盛唐、中唐和晚唐四个时期编排，开篇《初唐诗话》即是王绩的《野望》，是诗人在故乡北山下东皋上傍晚眺望时有感而作。“东皋”两字，一鳞半爪，开卷有益。

春水

下午，又到村后河边逡巡一番。远远地听见水流声声，心中暗喜。

土马河，在大江南北的万千水系中，是多么的寂寞无闻啊。

循声疾走，但见粼粼的微波就着铺满枯草的河床，缓缓向东北方向顺流而下，汇入远方的渤海。

春水，是怎样地激发了冰心诗性的写作？只有这淙淙的流水能够作答。

隔着围堰，窑湾已比早前小了许多，冰面踩上去还咔嚓咔嚓响，相比之下，还是土马河冰雪初融更让人流连。

“感谢你一春潺潺的细流，带去我许多意绪。”

一百年前，冰心看到的春水，与我在故乡的所见所闻，一样地令人怦然心动。